

世界末日的陰謀

〔美〕西德尼·謝爾頓

THE DOOMSDAY CONSPIRACY

民鋼林慶
啓胥戴邵

譯

海峽文藝出版社



317
L446
343

世界末日的陰謀

〔美〕西德尼·謝爾頓

譯

民 鋼 林 慶
啓 胥 戴 邵

海峽文藝出版社

(闽)新登字05号

世界末日阴谋

〔美〕西德尼·谢尔顿著 任启民等译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11.625印张 2插页 244千字

1992年8月第1版

1992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

ISBN 7-80534-474-4

I·374 定价：4.95元

序 幕

瑞士，乌滕多夫

10月14日，星期日，下午3点

一群人站在空地边上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景象，惊讶得张口结舌，陷入了一片恐怖和寂静。这场景古怪极了，简直就是一场远古时代的噩梦，一场源于古人类深奥幽暗的潜意识的噩梦。目击者们有的面色苍白、近乎昏厥，有的禁不住地呕吐，有的感到自己心脏病似乎就要发作。一位女士浑身不停地战栗，无法自制；一位老传教士则一手紧紧地抓着自己的头，一手不停地划着十字：主啊，救救我！救救整个人类吧！保护我们免遭妖魔鬼怪的袭击！魔鬼撒旦到底还是露面了，世界末日到来了，上帝的最后审判降临了！

善与恶的决战、正义与魔鬼的决战开始了……决战就在这里……决战……

內容提要

羅伯特中校奉國家情報局上司之命，查訪一群目擊一軍事實驗汽球墜落的游客的下落。他循着蛛絲馬蹟，在幾個國家多方探訪，一一查明了這些游客的身份和地址。隨後這些人皆死於非命，引起了羅伯特的警覺。很快他也被各國秘密警察通緝。羅伯特孤心鐵膽，機智地與強大的邪惡勢力周旋，幾番死里逃生，終於揭露了一幫由各國權勢發起的“世界末日”陰謀。

責任編輯：金
封面制作：盧
清 峰

ISBN 7-80534-474-4
I·374 定價：4.95 元

上 篇

追 踪

10月14日，星期日，21:00

特 急 电

（绝密，不得摘抄复制）

发电人：国家安全局

收电人：安全委员会副主席

标题：世界末日行动

电文：开始实施计划，通知下列单位：北美防空司令部、国防调查局、目视观察重要情况搜集中心……

10月14日，星期日，21:15

特 急 电

（绝密，不得摘抄复制）

发电人：国家安全局

收电人：海军情报局第十七处副处长

标题：罗伯特·贝拉米中校

电文：将此人暂调至本局，立即执行，望予合作。

第 1 章

第一天

10月15日，星期一

他又置身于南越古芝基地的那间拥挤的病房里。苏珊穿着护士服，颜色洁白，散发着清新的气息，显得可爱极了。她俯下身，轻声地说：“醒来吧，水兵，你不会死的。”

当他感受到这声音的魔力，便几乎忘却了一切疼痛。她又在喃喃细语。可是铃声大作，一点儿也听不清。他伸出手臂想把她拉近些，却抓了一个空。

真正把罗伯特·贝拉米唤醒的，是这电话铃声。他不情愿地睁开眼睛，心绪仍然沉湎于刚才的梦境。床边的电话铃还是不肯停下来。他看看钟：清晨4点。一场好梦被搅得烟消云散！他愤怒地抓过电话：“你知道现在是几点钟吗？”

“贝拉米中校？”声音低沉，是个男子。

“是的……”

“我得通知你，中校，上级命令你今早6点赶到米德堡，向国家安全局希利亚德上将报到。明白了吗，中校？”

“明白了。”不，是糊涂了。

罗伯特·贝拉米中校满腹狐疑，慢慢地放下电话。国家安全局找我干什么？我的工作在海军情报局。什么事如此急不可待，必须在早上6点报到？他又躺下身，闭上眼，试图重温旧梦。这梦温馨美妙，如此逼真。当然，他很清楚这梦的来由——苏珊晚上刚刚来过电话。

“罗伯特……”

这声音一如既往，魅力非凡。他感到自己的呼吸都在发颤，“你好，苏珊！”

“你好吗，罗伯特？”

“当然，好极了。‘大钱包’怎么样？”

“请别这么说。”

“好吧，那就是蒙蒂·班克斯？”

他无法开口去问“你丈夫”，因为自己就曾是她的丈夫。

“他挺好。我得告诉你，我们要外出旅行，我不愿让你挂念。”

这就是她的风格，这就是苏珊。他克制住情感，保持着平稳的语气：“这次是去哪里？”

“飞往巴西。”

是乘“大钱包”那架私人的波音727。

“蒙蒂有些生意在那里。”

“是吗？我以为整个巴西都属于他哩！”

“看你，罗伯特，别这样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

双方都陷入了沉默。“我希望你能谈些高兴的事儿。”

“要是你还在我身边，我当然能做到。”

“我希望你能找到一位称心如意的女郎，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。”

“我的确曾经如此，苏珊。”他感到喉咙发哽，难以成言，“你也知道后来怎么样了，我失去了她。”

“假如你还这样，我就不给你打电话了。”

他突然感到了惊恐，“别这么说，求你。”她就是自己的生命线。一想到不能再同她交谈了，他就感到无法忍受。他试图显得振作些，“我出去找个充满性感的金发女郎，一

块儿醉生梦死。”

“我希望你能找个合适的。”

“我会的。”

“我一直挂念着你，亲爱的。”

“没必要，我真的挺好。”这是撒谎。他几乎要结巴了。万一她知道了真相呢？但是，他对任何人都只能守口如瓶，特别是苏珊，他不忍看到她伤心。

“到巴西后，我会给你打电话。”

又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。他们都难以启齿说再见。需要倾诉的实在太多，可是，又都无从说起。因而，最好还是不说，还是保持沉默。

“我得走了，罗伯特。”

“苏珊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爱你，宝贝。一如既往，直到永远。”

“我知道。我也爱你，罗伯特。”

这正是其中的辛酸苦涩，他们居然仍旧相爱至深。

“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双。”所有的熟人都这么认为。可是，问题究竟出在哪里？

贝拉米中校起了床，赤着脚穿过起居室。这房间如死一般寂静无声，一景一物都在凄诉着苏珊的离去。他和苏珊的照片随处可见，每张都记录着过去的一个个幸福时刻：他们在苏格兰高地比肩垂钓，他们在泰国庙宇佛像前携手而立，他们在罗马公园里乘马车雨中穿行。他们欣喜、欢笑，他们

依偎、拥抱，他们真是爱得要疯、要死的一对。

他走进厨房，煮上一壶咖啡。厨房的钟指着4点1刻。他犹疑片刻，拨起了电话。听筒里，蜂鸣音响了6下，终于传来了海军上将惠特克的声音：“喂？”

“上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是罗伯特，这么早打扰你真是太抱歉了。刚才，我接到了国家安全局的一个很奇怪的电话。”

“国家安全局？他们干嘛？”

“不知道，只是要我早上6点去向希利亚德上将报到。”上将陷入了沉思：“或许要调你去那里工作。”

“不会的，这毫无意义。为什么？”

“很显然，有紧急任务。罗伯特你能否等报到之后再来一次电话？”

“好，谢谢你。”

电话挂了。真不该吵醒老人，罗伯特想。两年前，上将从海军情报局长的职位上退休了，而且很像是出于上面的强迫命令。有传言说，作为一种安抚，海军在某个地方给他找了一份工作，好像是让他去清理封存军舰什么的，或者是些类似的事。上将不可能了解当前的情报活动。不过，他可是罗伯特的良师益友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他是罗伯特最亲近的人。当然，苏珊除外。而且，罗伯特一直需要和别人谈谈。由于苏珊的离去，他觉得自己总是生活在扭曲的时空中。他幻想着，在另一维度的时空的某个地方，他和苏珊仍然保持着美满的婚姻，共度人生，白头偕老。也许全然不是如此，罗伯

特烦闷地想着，也许就怨我当断不断。

咖啡煮好了，味道苦不堪言。他心想，这咖啡豆大概就是巴西产的。

他端了杯咖啡走进浴室，在镜子里打量起自己。镜子里是一个刚过不惑之年的男子，身材高挑修长，体魄健壮。面容冷峻坚定，头发又黑又亮，目光深邃而又充满智慧。在他胸膛上，印着一道又深又长的伤疤。这是那次空中坠机留下的。不过，这已成为过去。当时，苏珊终日相伴，形影不离；如今斯人已去，空余伤痕。他刮完脸，冲了淋浴，就向衣柜走去。我穿什么好呢？海军服还是便装？算了，随意挑一套吧！他选了一套铁灰色外衣，白色衬衣，又配上一条灰色丝绸领带。对国家安全局，他几乎一无所知，只听说它的别号为“迷宫”，凌驾于美国其他情报机构之上，保密程度也是最高的。他们找我到底干什么？一会儿就真相大白了。

第 2 章

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的国家安全局，坐落在灌木丛中，占地82英亩，隐蔽得很巧妙。它的两座大楼的总面积是弗吉尼亚兰利中央情报局的两倍。创建安全局，主要是为了保护美国的通信，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侦听和截获电子情报。目前，它

的雇员数以千计，每天处理的情报极多，仅粉碎销毁的保密文件一天就有40吨。

天还没亮，贝拉米中校就到了。大门的栏栅上装着高压电网，岗亭里守着两个卫兵。其中一人朝他的车子走来，另一人则保持着警戒。“有事吗？”

“我是贝拉米中校，希利亚德上将要见我。”

“请让我看看证件，中校。”

罗伯特·贝拉米掏出皮夹，取出他那张海军情报局十七处的证件。卫兵仔细审查了一番，还给他。“谢谢，中校。”

接着，他向岗亭里的同伴点点头，门便打开了。岗亭的卫兵拿起电话，通报说：“贝拉米中校已经到了。”

一分钟之后，罗伯特·贝拉米的车又停在一座紧闭的电动门前。

又一名武装警卫走近车前。“贝拉米中校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请出示证件。”

他刚要抱怨，但转念一想，有什么用呢？反正这是他们的地盘。他又掏出了证件。

“谢谢，中校。”卫兵发出了什么信号，门便自动开了。

贝拉米继续前进，又发现了第三道栏栅。上帝，他想，我真是到了OZ王国了。

一名身穿制服的卫兵来到车前，贝拉米又去掏证件。可卫兵只是看了看车牌照。“中校，请一直向前开。行政大楼前面有人等你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门开了，罗伯特沿着大路一直向前。一座巨大的白色建筑外面，有一个穿便服的人正在等他。10月的清晨已是凉气逼人，那人看上去冷得有点哆嗦。“中校，把车停在那儿，”他大声招呼说，“我们来照管。”

罗伯特·贝拉米把钥匙留在车上，走下车来。那人迎上前寒暄。看上去只不过30来岁，高挑个子，瘦弱单薄，像是多年未见阳光似的。

“我是哈里森·凯勒。我送你去希利亚德上 将的 办公室。”

他们走进门厅，里面高大宽敞。一位便衣人员正坐在接待台后面。“贝拉米中校……”

罗伯特·贝拉米转过脸，听见相机快门的咔嚓声。

“谢谢你，长官。”

罗伯特·贝拉米转向凯勒，“这是……”

“一分钟就好。”哈里森·凯勒请他放心。

一分钟之后，贝拉米拿到一张蓝白色的证件，他的照片已经印在了上面。

“在大楼里得一直戴着，中校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他们沿着一条白色的长廊往前走。贝拉米注意到，在大厅两侧，每隔20米就有一架摄像监视仪。

“这楼有多大？”

“200万平方英尺多一点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不错。这条走廊是世界上最长的，有980英尺。在这

里，我们完全自给自足。我们拥有一座购物中心、邮电所、咖啡馆，有8间快餐部，一所能进行手术的医院，一所牙科医院，一所银行，还有干洗店、鞋店、理发店等等设施。”

真是国中之国了，罗伯特想。他陡然感到有种奇特的压抑感。

他们途经一座巨大无比的大厅，里面的计算机星罗棋布。罗伯特惊讶得停了下来。

“规模惊人，是吗？我们有许多计算机房，这只是其中之一。大楼里的计算机和破译密码设备要值30亿美元。”

“有多少工作人员？”

“大约1.6万人。”

那还找我干什么？罗伯特感到纳闷。

他们走近一部专用电梯，凯勒用钥匙打开门。上了一层楼之后，他们又开始了沿着另一条长廊的远征，直到大厅的终端，才看见一套办公室。

“到了，中校。”他们走进办公室，里面有4张秘书的办公桌。两名秘书已经上班了。哈里森·凯勒朝其中一位点点头，她按动一个按钮，通向里间办公室的门便开了。

“请进，先生们！上将等着你们。”

“这边来。”哈里森·凯勒说。

罗伯特·贝拉米走进里面的密室。里面很宽敞，屋顶和墙壁都作了严密的隔音处理。房间布置得舒适宜人，摆满了照片及个人纪念品。很明显，主人居此高位已经有年月了。

安全局副局长马克·希利亚德上将看上去55岁左右，身材高大，腰板笔直，一双鹰眼生硬冷酷，好似刻在脸庞上一